

文学·艺术·生活·时政·旅游·雅趣

第四辑



六书坊

他乡的 中国

——密约下的中东铁路秘史

阿成 著

HAN UNIVERSITY PRESS

汉大学出版社



C14005873

I267.1
1520



六书坊

他乡的 中国

——密约下的中东铁路秘史

阿成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北航

C1692696

I267.1
15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乡的中国:密约下的中东铁路秘史/阿成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10

六书坊

ISBN 978-7-307-10875-2

I. 他… II. 阿…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1857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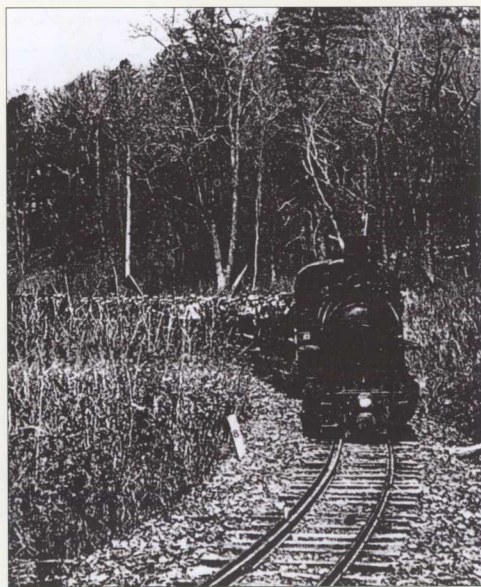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8.375 字数:135千字 插页:6

版次: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875-2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老式的蒸汽火车从远处向我们开来，静下心，你甚至能听到尖厉的汽笛声和它排出的大量水蒸汽——画面就更模糊了。今天，这样的老式火车对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谜，一个渐行渐远的模糊背影，它载着一段颠簸的历史，破碎的意象，载着一车陌生的俄国人——啊，蓝眼睛和灰眼睛正在贪婪地看着车窗外那无比神秘的、陌生的、令人迷醉的土地……

资料上介绍说：南兴安隧道位于白狼西北10公里处，在白阿线铁路安南兴安阿尔山段内，全长3218.5米，是内蒙古最长的铁路隧道。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掠夺阿尔山林区木材及扩张势力的需要，1934年3月开始修建南兴安隧道，1935年1月开始使用。隧道中岩石多是坚硬的花岗岩，工程异常艰难，为钢筋混凝土建筑，隧道两端各建有一座碉堡。现仍是火车进入阿尔山的唯一通道。

三年前，我是偶然听说博克图那里有一个南兴安隧道，负责开凿这采隧道的
女工程师因为误以为隧道没有打通，计算错了，就上吊自杀了。传说人们为了纪
念她，在山上给她立了纪念碑。我一直盼望着去内蒙古看望这位令人悲伤的俄罗
斯青年女工程师沙力娃。

在兴安岭的301国道一侧那个不太高的山丘上，我们看到了沙力碑（但在
出发之前，呼伦贝尔盟巴林镇的一位八十多岁老铁路员告诉我，她叫“沙力
娃”。但历史上记载的全名叫沙力丹诺夫，然而，这显然是个男人的名字）。我
们登上长满野草的花岗石阶向上走去，这条几乎被荒草遮蔽了的小径有密集
的瞎虻在你耳旁嗡嗡叫。我们终于拨开那些铁蒺藜，来到了沙力碑前。沙力碑是
用石头堆叠起来的，文字介绍它：

建于1901年，石质结构阶梯状，碑底2.85米乘2.85米，呈正方形，碑高17.2
米。此碑是开凿兴安岭隧道工程的坐标点，民间传说为纪念兴安岭隧道女工程师
(沙力)所建。

虽然很粗糙，但很规正，样子很像埃及方碑。它先前则是兴安铁路的一个隧
道坐标。据说沙力娃是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来这里主持打通这个隧
道的，后来父亲患病回国，她一个人独自主持隧道的施工，并大胆地采用了从山
两头向中间打通的方案。尽管这个方案有争议，她还是坚持了。但是到了预定
的时间隧道没有通。于是就有人说早就应当打通了，一定是她计算错了。于是，
愧疚的沙力娃上吊自杀了。为了纪念这位尽职尽责的俄罗斯青年女工程师，它
被中国人命名为沙力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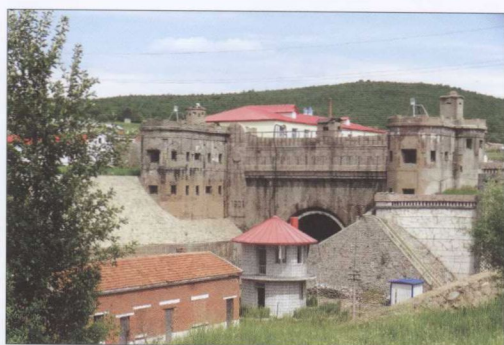
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我在沙力碑旁边采了一些野花，将它扎成了一束，努力地放在石碑高高的石台上。同行的几个朋友默默地看着。然后我们默默地离开了。我感觉到沙力娃一直望着我们离去的背影。是啊，介绍沙力的文字太简单了，以至于有些残酷。



内蒙古兴安岭的夏天，广阔又令人沉醉。当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我们发现高速公路的下面有一个被遗弃的铁路隧道，便决定停车下去看看。

这的确是一个被废弃了的中东铁路时代的老铁路隧道。锈迹斑斑的双铁轨道，表明它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隧道旁边有一个坚固的军事碉堡，但在岁月的侵蚀之下已经斑驳不堪，杀气不再。在它旁边有一个破败的招牌，上面写着“中东铁路建筑群落”。但直觉告诉我们这儿不会是“兴安隧道”，因为它的规模有点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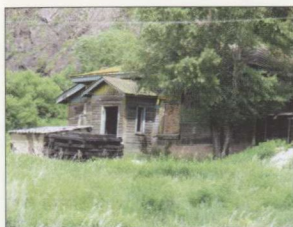




在这个铁路隧道的南面，分别坐落着几栋俄罗斯单体式建筑风格的住宅。远远地看，它们太美了，让人心动。我们决定过去看看。但根本没有路，面前全部是齐腰深的荒草，并绽放着野玫瑰、野大烟花、勿忘我，还隐藏着一洼一洼的野水。显然无路可走，但我们还是冒险穿过这片荒草，去那边的俄式房看看。

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着，这个远镜头有点像罗马尼亚影片《桥》的片断，心里的确有些害怕。最后，终于趟过了这片像雷区一样的沼泽地，近距离地来到这些俄式住宅面前。





这些漂亮的俄式民房早已人去屋空，被废弃多年。我们走进去，屋子里面已经破败不堪。我们发现曾有人在这里养过家禽，还有一领塌掉的中国人搭的火炕，只是俄罗斯人的用品已经荡然无存。从房子的规格上揣度，这应当是修建中东铁路中高层人士居住的地方。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那些房间时，似乎能听到已故灵魂们的说笑声。我甚至想象到了沙力娃和她的父亲在这里喝茶或者喝咖啡的情景。我坚持认为沙力娃的父亲不仅是一个铁路工程师，也是一个诗人——是啊，也只有具有诗人气质的人才会背井离乡，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修建铁路。当然，这绝不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或者他正在给他的女儿朗诵普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 你不要悲伤 / 不要生气 / 熬过这忧伤的一天 / 请相信 / 欢乐之日即将来临 / 心儿生活在未来 / 现实却显得苍白 / 一切皆短暂 / 都将过去 / 而过去的一切都将可爱。

遗憾的是啊，显然沙力娃和普希金一样，都没有挺过人生的难关。

我们看到远处有一个留守人大院，看来这边没路，那边倒是有路的。我们推开大门进去，一个老铁路工人出来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兴安隧道。他说，兴安隧道还要往前走，没几里路了。又说，这里也马上就要拆了。为什么？他说，铁路不是归交通部了嘛，这里就要交到地方了，过几天这里就要全拆了。好险啊，过几天这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就要在人间蒸发了。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他还嘱咐我们，回去的时候多加小心，这地方到处是白蛇。我们听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刚才过来没遇到蛇真是万幸。

“兴安”，在蒙语中是“极寒的地方”。而博克图则意为“有鹿的地方”。博克图就位于兴安岭岭顶东南一侧群山环抱的凹陷山地间。我们很快到了沙力村。中午了，我们在路边选了一家看来还算干净的饭店，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门口招呼我们。我们说明来意，她说，吃完饭我领你们去。我们问，这里苏联房多吗？她说，多得是。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上面写道，就在中东铁路西线上，有不少地方开辟俄屯专为俄人居住。我们问她，你知道沙力吗？她说，知道。既然有向导就非常高兴……

遗憾的是，本来她要给我们当导游，但是，她的公公和她的男人显然不信任陌生人，尤其是四个陌生的男人。



当我们来到南兴安隧道的时候——在我们到来的前一天这里还是军事禁区，任何人都是不能靠近的。但是，由于铁道部机构发生变化，守卫隧道的武警将在这两天撤离。我们几乎畅通无阻地进入到先前的军事禁区内，只有一个哨兵远远地跟随我们。我们有幸近距离地看到了兴安隧道。这就是沙力娃和她



的父亲设计的隧道。隧道非常结实，看上去似乎千年不朽，强健有力。只是这条老隧道已经被停止使用，它的旁边则是新的兴安隧道。在隧道的两旁有巨大的，像楼房一样的军事碉堡。碉堡的设计极为坚固，它的射击口采用那种可以滑动的圆型铁窗户。

是啊，我曾走过大半个世界和全国大多数的地方，拍摄了许多照片。我预想着将这些所有照片都与成一篇篇小小的抒情散文——这应当是我不太遥远的计划了。



014005873



六书坊

编委会

主 编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祥 艾 杰 刘晓航 张 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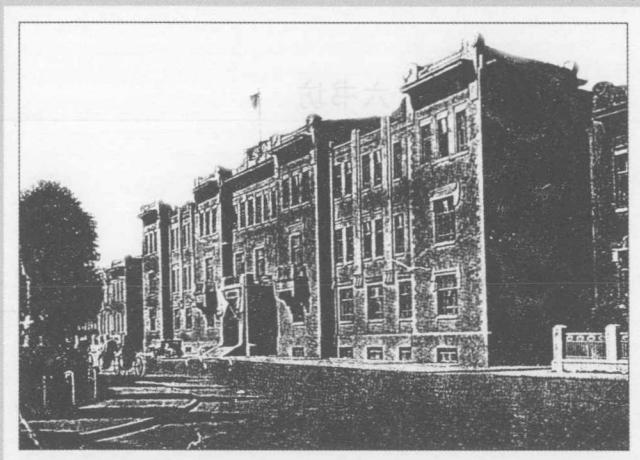
张福臣 周 劫 郭 静 夏敏玲

萧继石 落 子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014002873



《《旧铁路局》

《他乡的
中国》

——
密约下的
中东铁路
秘史》序

秋天让哈尔滨这座城市变得妙不可言。正如古人邀友出行笺中所说的那样，“大好秋光，何不一游”？这样的日子是不可以在家里枯坐的。

漫步街头，看被秋风染成多彩的树叶，层层叠叠，婆婆娑娑，舞蹈在溅水般的阳光之中，妙曼的形态真是让人沉醉呵。的确，漫步与回忆是孪生姊妹。先前，侨居在这座城市里的外国人很多，是那条中东铁路把他们拉到这座新兴的城市，并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毫无疑问，一座新的城市诞生常常令人始料未及，原本设计其中的一个铁路小站，几乎在一夜之间，在火车的抵达与始发的往复之中，神话般地繁荣起来。最早，“哈尔滨站”的发车“铃声”不过是吊在一株百年老榆树上的一节铁轨。站上的人用铁棍敲击它，并吹起尖利的哨子。附近的人就知道有火车离去或者抵达。

的确，中东铁路的铺设，使得哈尔滨成为了一座洋味十足的城市，在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国侨民，据1913年的人口统计，在68549人的总人口中，俄罗斯人34313名，占全城总人口的一半，中国人23537名，犹太人5032名，波兰人2556名，日本人696名，德国人564名。这里我们可以看朱自清先生在写给叶圣陶的信中是怎样“介绍”哈尔滨的：

圣陶兄：我等八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动身，二

十四日到哈尔滨。这至少是个有趣的地方，请听我说哈尔滨的印象。这里分道里、道外、南岗、马家沟四部分。马家沟是新辟的市区，姑不论。南岗是住宅区，据说建筑别有风味，可惜我们去时，在没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国式的市街，我们只走过十分钟。我所知的哈尔滨，是哈尔滨的道里，我们住的地方。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女人比哪儿似乎都要多些。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三十几万，但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满街都是了。你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或在南岗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拥拥挤挤的热闹劲儿。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攘攘的，但乱七八糟地各有目的，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的。这种忙里偷闲的光景，别处是没有的。这里的外国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国人之上，可是也并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国人之下。中国人算是不让他们欺负了，他们又怎会让中国人欺负呢？中国人不特别尊重他们，却是真的。他们的流品很杂，开大洋行小买卖的固然多，驾着汽车沿街兜揽乘客的也不少，赤着脚爱淘气的顽童随处可见。这样倒能和中国人混在一起，没有什么隔阂了。也许因白俄们穷无所归，才得如此；但这现象比上海、沈阳等中外杂居的地方使人舒服多了。在上

海、沈阳冷眼看着，是常要生气，常要担心的。

这里人大都会说俄国话，即使是卖扫帚的。他们又大都有些外国规矩，如应诺时的“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洁之类。但他们并不矜持他们的俄国话和外国规矩，也没有卖弄的意思，只看做稀松平常，与别处的“二毛子”大不一样。他们的外国化是生活自然的趋势，而不是奢侈的装饰，是“全民”的，不是少数“高等华人”的。一个生客到此，能领受着多少异域的风味而不感着窒息似的；与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贵族消夏地的青岛，北戴河，宛然是两个世界。

但这里虽有很高的文明，却没有文化可言。待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大致不会叫你腻味，再多可就要看什么人了。这里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中国书外国书都很稀罕；有些大洋行的窗户里虽放着几本俄文书，想来也只是给商人们消闲的小说罢。最离奇的是这里市招上的中文，如“你吉达”、“民娘九尔”、“阿立古闹如次”等译音，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也难怪，中等教育，还在幼稚时期的，已是这里的最高教育了！这样不算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整个欧化呢？我想是不能算的。哈尔滨和哈尔滨的白俄一样，这样下去，终于是非驴非马的畸形而已。虽在感着多少新鲜的意味的旅客的我，到底不能不作如此想。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大城市，为解放东北乃至全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2月27日，毛主席称赞哈尔滨为“共和国长子”。

我就是在这样的思绪当中漫步于街头，并萌发了买秋林列巴面包和红肠的念想。买正宗的秋林面包和红肠是需要排队的，我便排在了队伍的后面。排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老年妇女。我们聊了起来。当我知道她从香坊来到这里的时候，不免有点意外，她解释说，她家原来就住在附近，住了三十多年，后来才搬走的。

我说，您是老户了？

她说，我家老头子正在做苏波汤呢？都事先把洋白菜、柿子、土豆和牛肉弄好了。

我说，恐怕还得加点洋茴香和桂叶吧？

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洋茴香可不好弄了。

她接着又说，现在的西餐馆卖的苏波汤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就这样一边聊着，一边排队，我知道，她是铁路职工。她的父亲和兄弟姐妹都在铁路上做事。是啊，这座城市的老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铁路员工，或是家属。在这座城市刚刚诞生的初期，几乎百分之八十都跟铁路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者在铁路上做事，或者间接地与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这座城市的建筑理念就是以铁路为主，以城市为辅。我的爷爷